

枯荣镇

行安 著

暴风雨就要来了。

卖黑彩的老头一手拉扯着塑料布想要罩住台面，一手忙乱地摀住不断被狂风卷起的自制彩票。鲜红的：和谐社会 恭喜发财。一张张被风吹起，在空中打着转，漫天飞舞。

一张彩票啪的一声粘在了荣荣美发屋半地下室的气窗玻璃上，如一只蝴蝶停落花瓣，抖动着翅膀，彩票的纸边在风中发出突突突的响声。花姐停下粘满劣质润肤油的手，望了一眼彩票，嗅了嗅鼻子，闻着钻进来的风中的土腥味，喃喃自语道：：风是雨兆，屁是尿兆。要下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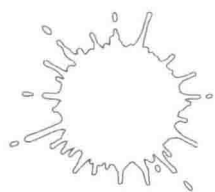
行安
作品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枯荣镇

行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枯荣镇/行安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378-4853-4

I. ①枯… II. ①行…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6114号

书 名 枯荣镇
著 者 行 安
责任编辑 孙 茜
装帧设计 李 超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美精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3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6年7月 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853-4
定 价 39.80元

他用自嘲式的甚至是慵懒的语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故事。

——张抗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

行安像一个行走江湖的皮影艺人，用貌似简陋的设置和原生态的嗓音，为我们吟唱了一段大开大合、朴素粗粝却深深震撼灵魂的山西梆子。

卒读掩卷，余音仍绕梁三日而不绝。《枯荣镇》有着超越文字和故事的力量。

——罗向东（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行安是个顽皮的作家，他故意把叙述的线拉得很长，把点埋得很深，以至于小说的前半部分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故事，甚至有些枯燥。可就在读者即将放弃阅读的一刻，在小说后半部分某一个点，他突然引爆了大量的伏笔，让故事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小说的结尾也是如此，正当读者兴趣盎然想陪伴主人公一起迎接光亮的未来时，故事却又在一场绝妙的睡梦后戛然而止（当然，这会显得意味深长）。

说实话，我怀疑他不是第一次写长篇，初涉者通常没有这样的胆量和技艺。

我得说，这或许是一部留给后世的小说。在今天这个碎片阅读的时代，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读懂这本存在大量隐喻的书。

——Nigle Masson(《科学箴言报》中文版执行主编、文学评论家)

作为一个南方人，对中国北方大地上发生的故事，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怀，或许是沉醉于它们的凝重和厚实。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带着黄河文明的无尽沧桑和跌宕，一直在沉默地精彩地演绎着他们素面朝夭却又热火朝天的生活。《枯荣镇》所讲述的故事，正如同这样一幅隽永深沉的画卷，大开大合。我仔细读了两遍，深深感喟。行安在书中有一句话：“故事就像河水，一直那么流淌着。作家的职责就是拉着读者一头扎进河里就得了，顺水漂流，沿途看景，这才是顺溜的写作”，他做到了，而且很完美！

——周桦（传记作家 著有《褚时健传》《王石这个人》等）

在企业最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弃商从文，这样的事，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而当读完这本厚重的三十多万字的《枯荣镇》，我得说，行安兄弟做出了一个睿智的抉择。这浮世，不差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却真的缺少几个沉下心来的人。

他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令人敬佩的文胆，写出了真实的中国。借作家这双慧眼，我们来探究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得不承认，无论哪个层面，我们都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吴修明（《三晋都市报》副总编、财经作家、诗人）

行安和我是发小，我们一起在小说中的那个“枯荣镇”长大。成人后，我从事了音乐，他从事了记者，都混迹在京城，各自为生活打拼。我知道他一直还有梦，长期构思着一个关于故乡的故事。他总说，这个故事，要待到他年过不惑，一切思想都成型稳定之后再动笔。看完他的力作《枯荣镇》，我知道，他的梦想实现了。

——张亚东（音乐人、导演）

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充其量是一个结构精巧、情节动人的复杂故事。然而，当卒读回味时，才发现，行安的野心是如此巨大，他试图书写一部史诗。《枯荣镇》穿越了现代中国近七十年的历史，厚重得像一座山。掩卷频秋望，无人共展眉。如果你抱着消遣的态度，那么不要轻易翻阅它。

—— 侯小强（盛大文学原 CEO、影视出品人）

走不出的桔荣镇

《桔荣镇》终于出版了，不容易！

借着写序的机会，二话不说，我得先劈头盖脸地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一番，感谢他们的包容和胆识。北岳的续小强社长和孙茜主任独具慧眼，不但快速拍板决定出版这部小说，而且还开通绿色通道，加快流程运转，最终使这部书得以在2016年7月与读者见了面。

书稿付印前，出版社要求我再写点什么，就算是自序吧。编辑解释说，因为这部小说，通篇都运用了所谓“春秋笔法”，所以看起来既絮絮叨叨又土里土气，完全不是畅销小说的路数，她担心这样的叙述手段和语言风格会掩盖了作品“内在的思想光芒”。其实我真心觉着已没有什么要紧的话需要再强调，当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刚刚写就，心完全被掏空。有关故事本身，要说的全写在了小说里，再强拉硬扯，就属于聊闲天了。编辑鼓励我道，自序嘛，就是要作者跳出小说，和读者聊聊天。

聊闲天儿，我是擅长的。就像这本小说的叙述，几乎通篇运用了聊天式的写作方式。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就一直在酝酿着这种聊天式的情绪，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夏夜里坐在大门外老槐树下石磨盘上讲故事的老汉，而听众就是那些个街坊四邻。窃以为这才是小说的本真状态，讲好一个故事是唯一的目標。很难想像，老汉给人家讲故事时，会运用大段优美的描写，会夹杂华丽的四字成语，会刻意强调代入感，会在意自己的语言属于印象主义还是重农派。果真如此的话，估计这老神经病早被乡邻

们一脚踹下了磨盘。老百姓之间拉呱嘛，想哪儿是哪儿，顺顺溜溜地说人话就行，别整那些没用的。

所以，可以更直白地说，人话式的表达是我在这本小说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的目标。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是我，而小说中的那个“我”是龚民。“我”与我几乎没有交集，我无法得心应手地用自己的语言习惯代替龚民的讲述习惯。而龚民的故事，也并非作者的人生经历，我无法简单地按照自己“想哪儿是哪儿”的思维去自然而然地阐述这个庞杂的故事。

为了达到这种我“我”合一的境界，这三年来，我努力把自己想象成是龚民，刻意地逃避周边的现实世界。自起笔以来，我极少与外人交流。白天如行尸走肉般机械地应付一些事情，眼神空洞表情木讷，不敢大喜大悲。到了夜晚，我则两眼放光、思维活跃，每天匆匆扒拉完那口吃食，便一头扎进小小的不通风的书房，开始与桔荣镇上的老少爷们儿展开对话。对话一般从晚上七八点会持续到凌晨三点。如果入戏太深，则会忘记了时间的结点，猛一抬头，惊觉窗外已天色微明，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家人对我如此疯魔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年近八旬的父母，为了让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去探望他们的路上，改为主动上门服务，每次辗转四趟公交车，单程两个小时。我的妻子则每晚只要一听到书房关门的声音，就会自觉开启静音模式，悄无声息地各行其事。或许最初，她们以为只需短期克服，忍耐几个月即能回归生活的正轨，没承想，这种蹑手蹑脚让人憋气的日子竟然持续了三年。

事实上，这三年，我也过得压抑无比。《桔荣镇》是个沉重的故事，我每天沉浸其中，简直感同身受！妻子担心我这么长期压抑下去，会影响身心健康。某一天，她将我轰出家门，强行安排我的一个朋友拉我去吃顿好饭喝点小酒。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外面的饭局。那天，我们俩人总共才喝了一瓶牛栏山，可我却最终醉得人事不省。断片儿前唯一能记住的一个情景就是，我举着杯子，大着舌头，泪眼矇眬地对朋友说：“龚罗氏这老太太不容易！唉！太不容易了！老百姓呀，老百姓。来，咱俩敬——敬——老太太一杯。我干了，你——你也干了！”

第二天醒来，妻子告诉我说，昨晚我是被人抬回家背上楼的。朋友郑重地对我妻子叮嘱：“弟妹啊，可别再让他写这破小说了，这年头，谁看呐？要是写出个好歹来，挣的那点稿费还不够到精神科挂个专家号的呢！”

2015年11月1日，我终于走完这段长长的苦旅。我本以为从此可以走出枯荣镇，回归幸福的世俗生活。可怎么也没料到，却又一脚踏进现实中的“枯荣镇”。

写一本书难，得耐得住寂寞；出一本书更难，不但要学会点头哈腰，还得捱得住火气。寂寞好对付，我原本就是个宅男。可脸皮薄和易急躁，却是我性格中最明显的短板。因此，出版的事，成了一个大难题。我首先联系的是出版界的一家老店，类似天龙八部中的带头大哥，那是我一直高山仰止的神圣所在。我战战兢兢递去了稿件，并在日日志忑中等待回复。大约傻等了一个半月有余，实在熬不住，托人请示编辑，到底稿子怎样，能不能出版？编辑老师传回话说，她家人手上有个项目，想和我的某个亲戚认识认识，请亲戚抬抬手，批准同意采购她家人的东西。这话，听得我心凉了半截，我请中间人捎话给编辑说，现在正反着腐，我家亲戚胆小，不敢干那些犯王法的事，怕被腐进去。于是，出版的事自然告吹。失望之余，我又给带头二哥三哥等投了稿件。接下来的，当然也是漫长的等待。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依然没有音讯。于是，壮胆挨个发去短信打探。厚着脸皮铺垫了若干甜言，连出版社门口的石狮子都夸赞了，结果连短信带稿件，全部泥牛入海。在这些高居庙堂的大社门口碰了壁，我渐渐调低期望值，转而联系了一些更接地气的小出版社。又是各种等待，期间偶尔会被要求提供一些诸如故事梗概、章节简介之类的文档。即便只是这样的互动，也让我心生欢喜。有人搭理，总比泥牛入海强。

这一拨投稿，我也学精了。我在电子文档上设置了密码，名曰保护知识产权，防止意外扩散，实则我想知道了解，到底这些专业的编辑老师们有没有看我的稿子。投出去的六家当中，有四家索要了密码，我很高兴。另外两家至今没找我问。不过，恰是这两家中的某个编辑，当我拜访并催问时，居然给我回复了审阅意见。这名编辑老师一本正经地评价说，作品总体还不错，但文笔略显稚嫩。内容呢，是常见的农村题材，

不算新鲜。风格嘛，属于传统写作，可能没有市场。如是云云。我一边认真地点头记录，一边对编辑老师心生敬佩。我心说，瞧人家，水平就是高。到底是从艺多年的老手，只看了题目，连文件都不用打开，便一眼看穿问题之所在，不服不行。还有某社的另外一个老师，找我面谈了好几次，并热情地帮助修订了小说中若干“的、地、得”及标点符号的错误，我感动得老泪纵横。最后却终于闹清，原来这位老师是希望我能把这本小说当成枪文，私下卖给某个热爱文学却没时间执笔的小科长……不说了，用咱老百姓的话讲，说多了，都是泪。

唯盼我们的社会，能如龚民之所愿：阳光灿烂、和风拂面、政治清明、文化坦荡、人人讲理、诸事有章。我知道，此非一日之功。

无论世相如何纷乱，人还是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部小说的面世，实际上得到很多友人的鼎力相助。我要感谢杨改桃、吴修明、侯文鑫三友为小说出版所做的奔走努力，感谢侯小强兄和张亚东兄对小说的大力推荐，更要感谢张抗抗老师、万高潮老师、罗向东老师、奈杰尔先生、傅书华老师、周桦老师等对作品的认可和鼓励。是他们，让我又感怀于人性中那美好的一面。谢谢诸位！

读书随处净土，开卷即是青山，愿以此言与读者共勉。

行安

2016年7月1日

第一章

“我叫龚民，1969年生人，大专文化，汉族，被捕前系自办企业民旺金钻石厂的负责人。因在互联网上散布对省政府某领导不利的谣言，自2012年3月2日起，被羁押在看守所至今。

按照上级的安排，今天轮到我来谈体会，我要给大家汇报的题目叫《坚持科学发展观 努力做社会主义守法新人》。

我是怀着愧疚的心情，在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过错之后，写下这份悔过报告的。一直以来，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而之所以从一名企业家堕落成一个犯罪分子，我认为一是因为我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泊；二是文化学习不够，法律意识不强；三是自由思想严重……”

阎管教刚念了个开头，就把我的稿子扣在桌面上。他和身旁的法制时报记者关妙慈对视了一眼，然后拉下脸来对我说：

“不行不行，得重写！让你结合自身经历给大家做思想汇报，为的是相互教育、彼此启发，不是要开针对你的批斗会。你这么一写，调性就变了，气氛也给拉低了，咱们活动的目标就达不到了。另外，你这题目也不行啊，什么叫坚持科学发展观？这官腔打得，以为自个儿是领导干部呐？”

听阎管教这么一说，我立马鸡啄米似的点头说：

“是是是，是我不好，我犯错误了，没有深刻领会上峰的意思。”

阎管教皱了皱眉，批评我道：

“你瞧，又来了！都说多少遍了，叫你别学老犯们的那一套言辞，就是不长记性！咱们这里是看守所，不是监狱。你现在还没过堂，法院还没有判你的罪，目前只是嫌疑人，有啥想法都可以正常地说出来么。咱们这个看守所啊，是全省的以人为本标兵单位，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嫌疑人的权利和尊严。相信这一年来你也有所体会，是吧？”

我又习惯性地频频点头，同时怯怯地回答：

“是是是，深有体会，这地方好，真好，比家里也不差。那烦劳二位首长再往下审审稿子，看哪儿还不满意，我一并改。”

阎管教苦笑着白了我一眼，懒得再看我的稿子，他把手中的一摞纸撇给了关妙慈。关记者倒也不挑活儿，她微微笑了一下，拿起稿子接着念道：

以下是我的成长经历：

1969年11月至1977年8月，在家玩耍；

1977年9月至1982年6月，在枯荣镇育红学校读小学（五年制）；

1982年7月至1982年8月，暑假在家玩耍；

1982年9月至1984年6月，在枯荣镇中心中学读初中（两年制）；

1984年7月至1984年8月，暑假在家务农；

1984年9月至1986年6月，在天阳县第一中学读高中（两年制）；

1986年7月至1986年8月，暑假在家等录取通知；

1986年9月至1989年6月，在省工业技术学院读大专（三年制）；

1989年7月至1989年12月，在家等毕业分配（本人与该年特殊事件无任何瓜葛）；

1989年12月至1999年7月，在天阳县材料加工厂工作；

1999年7月至2000年9月，在家等待上岗通知（全员下岗。企业改制竞聘上岗）；

2000年9月至2006年1月，在戴玛德超硬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担任销售代表；

2006年1月至2006年5月，辞职在家办理执照等；

2006年6月至2012年1月，在民旺金钻石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曾任法定代表人）；

2012年1月23日至2012年3月1日，在家利用电脑发布贴子（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2012年3月2日至今，在看守所羁押（超期）。

关记者刚念到这里，阎管教就实在听不下去了。他朝关妙慈摆摆手，然后打开烟盒，扔了一支芙蓉王给我，并且隔着桌子探过身给我点上了火，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龚民呐，虽说你是个半吊子，可也当过老板，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关记者也举荐你好几次，说你的情况挺有代表性。同时你本人也有一定的表达能力，所以咱们所里的政委才点名让你在这么重大的活动中打头炮，但照目前这稿子的情况来看，我觉着你很有可能给我打了哑炮！龚民呐，我跟你讲，这次核心价格体系主题宣教活动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地重要。开展得好不好，关系到咱们国家的发展前途。我可以这么讲吧，关记者？”

关妙慈笑了笑，小声说：

“是价值体系，不是价格。”

阎管教的脸有些红，自嘲道：

“对，价值，价值！不关钱的事。龚民，你小子听明白没有？不是价格，是价值！都让你给我气糊涂了。”

关妙慈见我又紧张地频频点头，于是，她把稿子放回桌面，用手轻轻抚平，温和地看着我说：

“我觉得吧，你就把平时我采访时，你说过的那些经历，再浓缩地讲一遍，然后补充一些体会和认识，就可以了。没必要写得这么生硬，这又不是填表。”

我迟疑地看向关妙慈，试探着低声问道：

“那些……能在大会上讲么？”

关妙慈合了合眼皮，意思是在鼓励我。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我